

# 清明隨筆

## — 遙祭魯迅義僕王鶴照

● 徐德煊（江蘇揚州人，名作家盆景藝術家）

### 朋友醜事阿Q題材

歲歲清明，今又清明。今天，我既未去掃墓，也未去城外踏青。四更天起身後，只在家中，設几案于書房前花徑間，燃起了一柱清香，倒下一杯水酒，整了整衣帽，面向東南，拜了三拜，——我謹以此清酌之奠，敬祭于千里之外的紹興的王鶴照公公的亡靈。

王鶴照十三歲到魯迅家為僕，魯迅先生舉家從紹興遷往北京，他也同去，到四十一歲離開，近三十年中，一直隨侍先生左右。由于「大先生不拿大」，常同他談笑話，所以主僕之間，無貴賤之分，親密無間。先生常時于飯後休息時間他：「鶴照，有笑話沒有？」如若這天鶴照說：「還沒有想起來。」先生便說：「好，讓我說個你聽。」但大多情況下，總是王鶴照說故事的多。

王鶴照小時候有個朋友，叫謝阿桂，起初住「新台門」，後來給人家當短工了，就搬到長愛寺對面的「土谷祠」。先生對他少時的這位朋友謝阿桂，很感興趣。鶴照對先生已講過阿桂多次了，但先生有的時候還讓他講。一次，鶴照憑直

覺，曉得先生打算把阿桂寫進書裡去，便對先生說：「大先生，那個阿桂，你不能把他寫進書去。他的醜事太多，單說他賭錢，就醜得很呢。他手局總不好，十賭九輸，輸光了就打架，還偷……」先生笑著說：「好，不寫他，不寫他。今天你就講賭錢吧。」後來，一部嚴肅的偉大著作《阿Q正傳》問世了，當鶴照看到這書時，簡直看得笑得哭起來了。他捧著書去問先生：「大先生，你不是答應過我不寫阿桂的嗎，怎麼又寫他了？」先生認真地說：「沒有沒有，我沒有寫你那個朋友阿桂，我是寫我的朋友阿Q。」說罷便仰著頭哈哈大笑。鶴照說：「上當了，我上了當，我的朋友的醜事全上書了。」

魯迅去廈大執教後不久，王鶴照便離開了周家，由北京出關，去熱河、察哈爾等地幫工。魯迅先生逝世前，王鶴照聽到先生病重的消息，特意用近一年的積蓄，買了張火車票，打老遠的哈爾濱趕到上海，看望「大先生」。彼此間如此深情厚意，無怪乎魯迅先生稱王鶴照為「義僕」。

### 萍水相逢救我一命

我與王鶴照素昧平生，一九六七年，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萍水相逢，他救了我一條命，更了不起的還在於，他救了我的命之後還能開導我，使我不但堅強地活下來了，還求得學問，成功文章。所以，自我知道他去世後，每年清明，我皆要遙祭王鶴照公公一次，聊表微意。

廿年了。

廿年前，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又一次陷入了一場絕頂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從它一開始，就猶如一部《三國演義》，你槍我劍，好看煞人。此時國中，假洋鬼子也好，趙四太爺也好，甚至連那個吳媽，都一下子成了「柿油黨」裡的，都「革命」了。所謂革命，無非就是乘機打家劫舍，或拐人妻女，或公報私仇，搶錢的搶錢，奪權的奪權，不一而足，如此而已。

此時我二十出頭，剛腸嫉惡，性豪嗜酒。每每飲酣視八極，便覺俗物都茫茫。古人有言：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

我雖非賢者，然處此亂世之秋，總得決定一個方針來，怎麼辦？一反世風，逆水行舟，我閉門讀書，潛心著述。

①



① 作者徐德煊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國後的照相。  
② 作者徐德煊盆景作品「雀梅」。

②



## 健步涉足行到紹興

待書讀多了些，我又深感「行萬里路」是勢在必行。于是，我便負籍作莊游之舉。行前，我一夜未眠，浮想連翩。我似乎看到，公元前一二六年的春天，一輛馬車，載著一個二十歲的青年，馭者不斷揮劫絲鞭，四匹雪白的駿馬撒開腿飛跑，走過了祖國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這個青年生得眉清目秀，長身玉立，隨身帶著許多竹簡、木板……他就是時任漢朝太史令的司馬談的愛子司馬遷。我似乎又看到，公元七三一年，青年杜甫遠游吳越，又北游齊趙；長杜甫十一歲的李白，多次遨遊天下，每到一處，地方官皆優禮相接。因當日晚飯前讀書讀了全祖望寫的《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我又想到了愛國學者顧炎武，好似看到了他「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與潘次耕書》）的遊歷生活。想了很多，一夜皆很興奮。

第二天一早，便上路了。我雖經濟上有憑藉，但爲了磨煉自己，一路上，非特殊情况，皆不假車馬舟楫之利，健步涉足，過了一山又一山。淌了一水又一水。

這年年底，我行至越東

『越女天下白，鑿湖五月涼。』我此時倒並非是爲像花一樣美麗、白皙的越地姑娘所吸引。而是，近現代大家，我所敬者，魯迅、范文瀾，而這兩位天師的故鄉都同在紹興，我由是來到了紹興。

## 三味書屋面目全非

這時的魯迅、秋瑾故居皆關門插鎖，不讓看。我只好先去城外，看禹陵、蘭亭、越王台，還有鑿湖旁的愛國詩人陸游住過的快閣遺址。這幾處地方轉一圈就是幾十里。不過，我是踏小道，穿山村，還算快，也不過用了一天的時間。當晚，我回到縣城，在一家有曲尺櫃合的私人小酒店裡喝了整整一小罐用鑿湖水做的黃酒。悶悶不樂，一碗又一碗地往下灌。越喝我越想不通，紹興的農村，爲什麼還是幾十年前魯迅《故鄉》中所寫的那樣；「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原來金碧輝煌的禹陵，成了個破廟，幾千年來爲華夏子孫所景仰的大禹，他的手被敲斷了一只；以清幽見勝的蘭亭不清幽了，一群鵝在那裡鬧騰，好像王羲之有先見之明，所以老早就在這裡親筆題寫了「鵝池」二字；浙東一勝的鑿湖，它旁邊的快閣也毀壞了，……山河如此破碎，國家前途何在？想到此，我旁若無人，不禁在這小酒店裡痛哭了一場。

出了酒店，只見皓月當空。在那靜修庵的小尼姑匆匆走過的小街上，我邁著沉重的步子，邊走邊想主意，我該如何去瞻仰魯迅、秋瑾故居？想不出門道。忽然，我罵了起來：「你奶奶，你們成天鎖著門，不讓人進去瞻仰，咱老子就不能漫高？」不一會。我進了秋瑾故居。

這裡是近百年中巾幗英雄中第一人的故居？遍地雜草，屋上也長滿了瓦花與茸草，連荊

棘、驅狐狸的人也沒有一個。我在這猶如《聊齋志異》中所常見的院落里，流連徬徨，痛苦地思考著：難不成自辛亥革命以來的大批仁人志士，他們的血白流了？

.....

我悲涼慷慨，想了半晌，又振奮起了精神，下半夜，我又進了魯迅故居。

我向來不怕鬼。所以，夜裡能在魯迅故居這空曠的大院裡，由前到後，仔細地看了個夠。天明之前，我想，該走了。但再一想，來這魯迅家不易，還是多呆一天好。白天沒有吃的怎麼辦？咳，在魯迅家多呆一天，就是餓它三頓也情願。

天麻麻亮，我在「百草園」漫步。忽然見南邊來了一個老頭，穿一件破大衣，晃晃悠悠的，活像一具幽靈。不好，是鬼！我心裡說道。是鬼也不怕。不過，我還是躲一躲，看它來做什麼。我在一叢灌木後面掩起來了。

看了約半個時辰，我看清了，這分明是個人，而且是個好人。可不，刻下天寒地凍，大清早他卻忙得滿頭大汗，他拎水，他拌泥，爾後用雙手，將泥揉成像小枕頭模樣，再往這百草園中的一道土牆上壘。這不是大慶人在那幹打壘，這是爲魯迅先生小時候，常在這牆根挖何首烏的這道有紀念意義的土牆在修補。我看得分明，這是這年頭難得的一位好老人。

「老大爺，您老歇歇，我來幫您壘。」

老大爺對我的突然出現，又是那個模樣，顯然有點奇怪：「你是……」說不定老大爺把我當成冤鬼。

我操著普通話，笑盈盈地給他解釋了半天，他才放了心。隨即，他又笑著說：「孩子，你既敬愛魯迅，又讀了魯迅那麼多書，那我們就一塊壘吧。」

「好！我樂了。」

幹到日中，土牆給補好了。老大爺說：「孩子，到我家吃飯去。」「好！我更樂了。」

王鶴照自五十年代初被從外地請回紹興魯迅紀念館工作，至這一年，已十好幾年了。紀念館的好多陳設，皆是按他的回憶布置補做的。可他的工資也不過四十來塊錢，加之子女多，負擔不輕，大女兒雖出嫁快三十年了，由于窮，老人還不時貼補她個三塊五塊的。老人手頭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盡管如此，好客的老人還是沾了酒，買了點熟菜，款待客人。

「魯迅先生平常喜歡講話嗎？」我喝著酒，問老人道。

「不大講話，但有時飯后同我們談起來，一談也能談個個把鐘點。」

「不大笑。高起興來也笑，有時還仰著頭哈哈大笑。」

……

我問個沒完，老人也不厭其煩，有問必答。就這麼有談有笑，我與老人談了整三天。魯迅的聲音笑貌，不時出現在我眼前。我高興極了。第四天，老人領我去看了「三味書屋」。這那裡像個書屋，這裡住著「七十二家房客」，有燒鍋腔子的，有著炭爐子的，烏煙瘴氣，亂七八糟。我無限感慨，老人也長吁短嘆。晚上，我竟病

了。

### 演套醉拳酬謝搭救

起初我以為不大緊，不過是路上偶感風寒，加之時飽時饑，勞傷罷了，睡兩天就會好的。誰知竟一病不起。這病中無事，便將這一路所見，一一回憶，心情越是抑鬱，毛病便越加沉重。先是瘧疾，後來又轉濕溫，老人為我請醫生，為我煎湯熬藥，把他累壞了。半個多月後的一天，大夫為我診了脈後，對老人輕聲說道：「怕的不行了，快給他家中發個電報吧……」

人生的長途跋涉，我方起步，難不成竟「不行了」？我頓時淚如雨下……

老人安慰我道：「孩子，不要緊，會好的，馬上我再去另請高明。」

當晚，又來了一位大夫，據說是一位前清越中名醫的兒子。他給我診脈後說：「不礙事，吃我幾劑藥下去，不出半個月，保你一復如常。」

不知是這位大夫的手段高明，還是老人的一片心意感動了上蒼，二十天後，我的病竟真的好了。又養息了十來天，我竟又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了。

我樂了。高興之餘，一天，我在「百草園」為老人表演了一趟醉拳。老人也樂了。

打完拳，我在老人面前跪下，磕了三個頭，說：「公公，您老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終身不敢忘懷，我沒有什麼好報答您老，日後，我一定要聽您的話，將魯迅先生的書讀熟讀透，像先生那樣立身、行事……」

老人顫巍巍地弓了腰將我扶起，噙著淚說：「孩子，魯迅的書要念好，但眼下世道太壞，暫時還不可像先生那樣寫文章。莫說是你，就是魯迅還在，他若還寫，他那硬骨頭也要被敲成碎骨頭的。明白嗎？」

為了不使老人過于擔心，我只好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背起行裝。鶴照公公將我送至秋瑾就義所在的軒亭口，我便與公公灑淚而別。

……

老人顫巍巍地弓了腰將我扶起，噙著淚說：

「孩子，魯迅的書要念好，但眼下世道太壞，暫時還不可像先生那樣寫文章。莫說是你，就是魯迅還在，他若還寫，他那硬骨頭也要被敲成碎骨頭的。明白嗎？」

為了不使老人過于擔心，我只好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背起行裝。鶴照公公將我送至秋瑾就義所在的軒亭口，我便與公公灑淚而別。

### 不掃祖墓祇祭故人

九年之后的一九七六年春，由于四小人左道，國內紛紜多事，簡直無從說起，生人箝口結舌，尚虞禍及，讀明末裨史，情形庶幾近之。報紙上整日罵周公，打孔老二，批判儒家。我思考著：孔子訂定六經，他死後儒家雖然分為八派，但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經別有什麼新創的學說。

儒家經學在孔子以後，發生了對整個封建時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導力量。

要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首先要研究儒家的經傳。

不了解經學和儒家派別，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

可是，四小人竟要將這些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粹全盤糟蹋掉！

那不行，咱老子將與你們這些人面對面對著幹！

于是，廿四史也好，《資治通鑑》也好，六經也好，還有其他古今中外的書籍，不怕它們在

……

我的書齋中堆積如山，一遍兩遍又三遍，朝下讀！知識就是力量！縱觀《道德經》五千言，一言以蔽之：物極必反。黑暗很了，光明就會到來。待到山花爛漫時，我就可以公開地將我學到的知識，為人民作出貢獻。你們愈是批儒，咱老子愈是要將儒家經典研究個透熟！

讀了一陣子書，我又出去考察一陣子。

上路之後，便直奔少林寺訪問故舊。下得少林過龍門，往西南插入熊耳山，又折向西北，渡洛水到函谷關，後在潼關南原稍為休整，便登上了西岳華山。四日後上路，踏過漢中八百里秦川抵巴中。過嘉陵江入劍閣。本擬往巴西進發，後

因偶感風寒，掉過頭來沿大江而下，這時，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一個個對我笑臉相迎，使我想起了兩句古詩：「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猿聲，如今聽不到了，倒是好像隱隱約約聽到一陣陣生民的怒吼，迴蕩峽谷，看到兩岸半空有陣陣憤氣上沖穹昊。

順水而下，不快當，一星期後我已在長江下游上岸而轉入浙東。在通過黃巢大軍「刊山七百里」打通的仙霞嶺大道、登上福鼎之前，我又去了紹興，一是再次去瞻仰魯迅故居，還有，便是去看望我的救命恩人王鶴照公公。

令我失望而又傷心的是，公公已在六年前的

一九六九年死於非命。我找到了他的墳，在他的墳旁哭了，守了兩天兩夜。第三天，我在他墳上掬起一杯黃土，小心地包好，爾後又對著墳磕了三個頭，便上路往福建、廣東考察而去。

王鶴照，是中國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老百姓，他「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裡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

所以，今日清明，我連我祖宗八代的墓都未去掃，卻虔誠地遙祭他。

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於揚州

①



①作者徐德煊1977年在廬山考察盆景時留影。

②作者1986年在香港時的照相。

②

